

哲衡續編

蔡仁山

西歷一千九百十一年

哲衡續編

明治四十四年

福州美華書局活板

哲衡續編自序

余自弱冠崇信救道，先後著述凡九部，孰意竟爲中西牛郎先生賞識，憐余之苦心，慮書之失傳，於是爲余作傳，彥曰：李公小傳，庸人得意，愧感無地，乃益慙曰：我之爲是者，皆子一生事實，非敢藉此譁張爲幻，故使讀者，子疇昔所爲，然以子之學識才幹，欲得一學位之榮，但憑一紙論文提出，猶反掌耳，余初聞是言，乃羞然置之，三復思之，古今來未有一行其道者，不先得其名，亦未有一既得名，而其道不行者，於是冒昧致書於大學總裁，畧曰：春生竊按文明國成例，遇有傑出人物，發明一新事，以匡前人未逮者，莫論其人生自何國，來自何地，抑其所發明者，或哲學，或倫理，或格致，或詞章，凡有國家務教育者，皆欲爭賞其學位，獎勵其勞績，亦所以鼓舞國中後學之觀感，況有其學，不但發明一新事，且能以真理駁倒前哲之訛謬，斯其功亦云偉矣，卽如春生者，不第能發明新事四種，一曰範圍之道，二曰對待之理，三曰數學之義，四曰無形之

學凡此者皆前哲所未詳者此外復能以真理駁倒英國四大哲家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與穆勒氏諸子之謬說八則一曰宇宙胚胎二曰地球年齡三曰地球縮小四曰自然演之謬五曰遞變之謬六曰實驗之謬七曰自由之謬八曰平等之謬凡此八則皆爲今之文明學子據爲鐵案乃春生毅然排之外復有新世紀小說一篇爲人閒世不可少之箴言其證據同刊在東西哲衡一書今日者吾帝國爲後起之文明殖民地有此傑出英才凌駕泰西諸前輩亦母國之光榮也倘不與以學位俾馳名域外匪特辜負一生之腦力精神而亦無以彰我東亞黃種確有不肯讓人之資格外函東西哲衡天演論書後及中西牛郎先生所撰小傳各一册合一小包聊代論文提出之獻到希哂覽賜教春生之爲此者非區區於學位所以然者蓋非此則無以表道德真理之價值狂妄之罪伏乞鑑宥居無何果得文部覆函諭令呈上履歷並聲名要求何等學位遵辦後未幾復得批回曰事不都合碍難許可雖然余將不以此得失爲念

無奈先生滿衷熱誠，許以入京後，順途默探所謂不都合者，究屬何居，及歸覆述一切情節，始知駁者，乃爲諸議員，嫉余所學多爲基督教辯護，不該享有文學博士榮位，余聞是言，乃狂喜大笑曰：雖失去文學之位，尤幸因此反得基督教辯護榮名，於是撫心自問，既得此名，則不能再努力爲基督教辯護，以盡我之義務，於是乎有此哲衡續編之作，雖曰出於熱誠，要未始無爲天職所迫，所願後之繼我起，而爲教會作外書者，必有其履我亦不堪爲解者，方不負基督，許其往必遣聖神降臨之深意，若是者，則外道雜書，宜其兼讀，不讀則無以豁然於辯者之所辯，答者之宜答，至於切中其榮槩而後已。

明治四十三年仲春之日

鷺江李春生自序

哲衡續編

例言

一是書首尾計五十篇、凡十萬餘言、乃輯自東西哲衡刊行之後、故諺其名曰哲衡續編、

一是書首要、在羅集太東西諸名賢近著之譯本、錄其關繫世道人心者、雜以見解、其餘概係輯者所歷之學說、

一是書中有加評十二章、原輯者之作、蒙中西牛郎先生賞識加評、刊於小傳者、今因是書之刊、故並附之、

一是書於叢語之後、附刊學徒解徂寓言一則、章節雖短、讀之或可聊當解人頤之一助、又於西人大夢未醒之後、附刊哲騷一則、

一是書有金陵隱士書駁輯者爲後藤新平公小傳跋之後、今附刊卷末、以彰其有公道在人、君子不黨之慨、

一是書所言專注辯論道義是非以期真理日現裨益人世其間所援經語不免錯雜重出讀者諒之

一是書所用不同之字不逾二千之數所有幽僻文字一概避去以博雅俗共賞亦免搜字彙索典故諸煩瑣

一是書苟有缺疑錯簡遺悞統俟出版後彙齊校對訂正標於書首藉免以詞害意之缺憾

一是書雖坦白無文惟自信講義精深辨釋宏富蓋欲公諸有道之善解善悟者研究真理慎擇取捨非欲致彼烹文煮字者勞心瘁神吹毛求疵徒勞無益讀者又諒之

播道者四大不慎

論賴望

加評

叢話

書駁後藤新平公小傳跋後

哲衡續編

鷺江李春生輯

歐洲十一國游記摘要書後

歐洲十一國游記，乃某先生近著，其間敘述所歷事蹟，亦足以開人眼界，動人思想，無奈其乘此鬧熱場中，插入許多不實不盡之見解，益以斷語，意者非此無以彰其素抱，致人取信，不知公道在人，是非自有衆論，似不宜以魚目混珠，徒令識者一喙置之。卽如其書中夾有一章，題爲羅馬之教，附論耶教出於佛教，實爲先生一人創言，雖極愚者亦知其爲黨伐而發，藉期抑耶揚佛，事關褻瀆神聖，不得不摘錄其要，畧加書後，質諸大雅碩彥，再加評判，其言曰：

意國自羅馬帝君士但丁許行耶穌教後，百年而西羅馬滅，阿道塞統意大利爲西四百七十六年，于是入中世黑暗之時，而耶教大盛，至稱教皇，至西八百年，教皇爲羅馬皇帝，意大利境或爲自由都市，分立爲諸小國，亂離相繼，而教皇實以師代君，而統一歐洲，爲大地上絕新之局，當時教皇之權，能

印度通於猶太，而又欲以先後爲斷，如此者，烏知佛教不是竊取猶太教而別立宗門者乎？蓋耶穌之教，雖在佛教數百年之後，而佛教尤在猶太教數千年之後，質此可知佛是竊取耶教，非耶教出於佛也。至其力指靈魂及一神創造三位一體，上帝萬能，皆印度外道所有者，不知外道云者，乃波羅門等教，諸被佛斥謂異端邪宗者，自不得牽入於佛教，是故赫胥黎天演論於佛道考之，其詳且盡，其言曰：恒河沙界，惟我獨尊，則不知造物有宰，本性圓融，周徧法界，則不知人身之有魂，中畧又曰：禱頌無所用也，祭祀匪所歆也，云云，可知佛無上帝靈魂天堂地獄，亦無禱頌祭祀之說，雖曰天演論原本英文，不免舛錯，然譯者未始不同爲佛門弟子，奈何其水火冰炭相刺如此也？讀者須知，赫胥黎之援此者，蓋欲借佛說以攻詰耶教，今先生急欲誣耶教是出自佛教，反認上帝靈魂爲佛之故有，雖曰巧竊善移，未免失去佛之宗旨，曾憶先生當得意時，嘗於清議報百號，誇謂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似又比佛更高萬倍矣，蓋佛雖自尊，

亦不過止於恒河沙界已。如此者，是豈色則是空，空則是色，亦可移爲張則是李，李則是張乎？最可駭可愕者，中復有句曰：但耶氏改爲末日審判，則魂積空虛，終無入地獄登天堂之一日。云云。說者於此，能不謂先生何以喪心病狂，至於斯極耶？其亦知耶穌教之傳，千言萬語，甚至懸身十字架爲救贖，其目的專在此天堂地獄四字，捨此何以教人輕今生重來世，豈來世爲言，非天堂地獄之謂乎？吁！以見先生前後訛謬有如是也。質此可知，佛與耶穌是截然不相侔者。乃又曰：

且以外儀觀之，耶教亦無一不同于佛教焉。不娶妻一也，出家不仕宦二也，堂上供像以敬禮，或木像金像畫像三也，左右設白蠟燭多對燒香四也，案上陳花瓶五也，神前設壇几案布席六也，供酒食七也，僧衣袈裟亦有斜條八也，合掌跪拜九也，肩掛數珠或手弄之，乃至人民多然，女子頸皆掛之，與蒙滿俗同，而今施之中國長官矣十也，神前晝夜點常明燈十一也，鳴鐘磬

十二也、神前跪誦經、十三也、朝夕禮拜誦、十四也、有食齋日斷肉、十五也、僧居寺中修習、十六也、女尼十七也、出游着法服、十八也、剃髮之一部、十九也、有僧正法王統之、二十也、路德之娶妻改像法、猶日本親鸞之改真宗、西藏蓮華生之娶妻改紅教、雖人情盛行、實非教主正義、考其內心外禮、無一不同、其爲出於印之教、無可疑易、英之學士多証其然、惡士佛大學教習、麥古士米拉、作宗教起元論、以新約證之、佛典皆同、尤可爲據焉、

書後者曰、上文引證皆爲當日天主教皇、擅錮耶穌真經、竊取猶太古教儀文、畫蛇添足、變本加勵、故有種種蒙羞蔽垢諸珍事、玷辱教會、累至教禍漫延、至於無所既極、致有馬珍路得突起革命、耶穌新教既立、而天主舊教亦從之衰替、大有日落千丈、至不娶妻爲言、是教主神聖、能爲不娶、其實未或誠其徒同爲不娶、所以耶穌教並革去天主教一切畫蛇添足之謬、是豈先生又能佯爲不知、硬指耶教是出自佛教乎、或曰觀於此、竊疑先生有意棄佛就耶、不得不

攝合二教同一見解曰果如是亦不過棄一佛教入一天主教方能同此一樣儀文若在耶穌新教之今日則萬不能再有是等蒙羞蔽垢逆天背道之儀文也吁以見羅馬國之必滅教皇之權必貶其在冥冥中確有持之者不知先生亦以謂然乎既而復有一最可笑之言曰

佛兼愛衆生而耶氏以鳥獸爲天之生以供人食其道狹小不如佛矣他日必以此見攻

書後者曰竊按斯言是不滿耶穌教不誠殺生爲狹小他日必因此被攻不佞竊疑此等演說是同彼清議報百號共一見解謂恐將來大同之世婦人不願生子吁以見先生於情想且不知又安能知宗教哲理耶不知誠殺生禁食肉或者被攻斷不至因不誠不禁亦被攻竊疑爲是言者必其同爲食齋者故有若是之關情果耳何於他章又有與宋襄不重傷不殺二毛相對之散句徒令解人難索其亦知今之講物競者儘人欲得熊掌魚鱉而後快攻云乎哉無

何又曰、

然其境詣雖淺、而推行更廣大者、則以切于愛人、而勇于傳道、其傳道者、曾以十三代投獅矣、耐勞苦、不畏死而行之、而又不爲深山枯寂閉坐、絕人之行、日爲濟人之事、強聒不舍、有此二者、此其雖淺易而彌大行歟、夫道在養魂、行在醫濟、身神並有以養、而又以大仁大勇推之、其蔑不濟矣、雖近者哲學大盛、哥白尼、奈端、重學日出、達爾文物體進化之說日興、其于一神創造、上帝萬能之理、或多有不信者、然方今愚夫多、而哲士少、尙當神道設教之時、設無畏警、則盡藉人力、其於遷善改過者、必不勇、蓋觀于朱子爲無鬼論、而可證矣、耶教以天爲父、令人人有四海兄弟之愛心、此其于歐美及非亞之間、其補益于人心不尠、但施之中國、則一切之說皆我舊教之所有、孔教言天至詳、言遷善改過、魂明無不備矣、又有佛教補之、民情不順、豈能強施、因救人而兵爭、至於殺人盈城野、未能救之、而先害之、此則不可解者矣、

書後者曰、右論始則極揚信徒、耐勞強聒、繼則援哥白尼、奈端、達爾文、諸爲反對者、雖亦有不信、然終無以爲也、轉而又叙出愚夫多、哲士少、尙當神道設教之一時、終而又發一言、意爲各教雖善、皆爲中國舊教之所有、何必多此一教、以爲禍端、種種言論、或吞或吐、無非悞謂耶穌教、同是一淑人心之問題、不知耶穌教目的、專在神聖關繫、不能無差之毫釐、矢之千里之遺憾、以故於篇末、復妄以張道陵有符咒誣比耶穌、且嘆張氏不幸、不生於歐洲、故其道不光、質此可知、先生虛有哲學之名、其實全然不知耶穌是乘有造化神聖權力、以降生救世者、初不得不畧示神蹟異事、以表其確爲上帝之分身者、非若世之弄邪術、變符法以惑人者、堪與同日而論、蓋所謂神聖權力者、在其經書所載、預言讖語、無片言不應之當年、亦無隻字不驗之今日、夫是而後謂之神明、不第此也、尤須細察路得前舊教之儀文、較之路得後新教之典章、便知耶穌教故有之宗旨、屬在何一方面、因耶穌之教、是不用儀文而傳者、故曰人子無枕首

之地、至跪拜神像之禮、尤爲第二誠所咒詛禁絕者、莫怪先生視爲與佛同等者、卽路得氏所謂不可不革命也、

次焉者、更須密考今日之舊教國、與新教國戰爭、便知勝者與聖者亦同在一方面、噫亦神矣、更有說也、時而果至、將使舊教國戰輸異邦人、日俄之役是也、謂非冥冥中確有持之者、能致新教國不爲舊教國所滅、異邦人亦不終爲舊教國所敗乎、讀舊約以西結可知也、天道雖仁、要在仁夫不知不罪者、未見其仁夫明知而故犯者、此等報應、在俗人視爲憑虛、若在有道如我儕者、已覺不寒而自慄矣、寢假先生俯聽我言、重一考究新舊二約、便知自生民以來、無一能與耶穌並儕者、就令舉歐洲儘人皆爲奈端、哥白尼、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穆勒氏、拚命牴觸、亦無能妨其教也、化工神妙、不起于此、必興于彼、昔猶太人棄之、國亦尋滅、歐洲人迎之、勢亦轉盛、果歐人甘步猶太人後塵、而再棄之、胡知不有他洲人興起而復迎之、以繼歐人興隆之事業、況區區援一左道之張